

阿 坝 藏 族 自 治 州

小金、理县社会調查材料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 9 6 3 . 1 2 .

阿 坝 藏 族 自 治 州

小 金、理 县 社 会 调 查 材 料

中 国 科 学 院 民 族 研 究 所

四 川 少 数 民 族 社 会 历 史 调 查 组

1 9 6 3 .12.

前 言

这份調查材料所使用的資料，是我組1958年和1959年調查的。参加調查的除了我組人員外，尚有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大学、中共阿坝州委等单位。在工作中得到当地干部和羣众的大力支援，謹此致謝。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63年12月

目 录

民主改革前小金县結思乡社会調查.....	(1)
理县下孟乡农村阶级情况調查材料.....	(18)
理县兴隆乡农村調查材料	(28)
理县社会調查材料	(40)
民主改革前理县甘堡屯的社会情况.....	(47)

民主改革前小金县結思乡社会調查

· 結思乡的藏族自称“格勒”，西藏对他们的称呼是“嘉绒”。結思乡的藏族多居住在木龙、双柏、結思、大巴、向花等村。結思乡还有部分汉族居民，他们居住在大巴村、結思村一带，他们大多数都是解放前一二十年迁进来的。

据1956年的统计，結思乡共有居民271戶，1,323人，其中汉族79戶，307人，藏族192戶，1,016人（其中喇嘛、和尚63人）。

金川战役（乾隆年间）以前，結思沟是小金川土司的辖区；乾隆征服金川后，废除了土司制度，推行屯垦制度。理县的古家奉清朝的命令迁来小金，成为別思滿屯（其辖区包括今天的結思乡和木坡乡）的守备。

結思乡的海拔：据四川省农业厅1958年的调查，王家寨（乡人委所在地）的海拔是2,880公尺，臥牛池3,920公尺，两河口2,980公尺，小二普3,200公尺，小二普一带草地3,200—4,400公尺。境内多高山峻岭，属邛崃山系。

全乡纵横约70华里，共有耕地6,580亩，尚有宜耕地230亩。全乡有牛場十二个，尚有宜牧地1,502亩。結思乡的森林很多，主要的树种有：云杉、冷杉等。经济林木有：花椒、核桃、梨。

农作物有：小麦、青稞、玉米、洋芋、油菜等。牲畜有：牦牛、犏牛、绵羊、山羊、猪等。药材有：虫草、贝母、熊胆、麝香、羌活、大黄、木香、赤芍、麻黄、党参、朱苓、秦艽、五加皮、独一味、大母花等。土特产有：狐皮、豹皮等。

（一）社会生产力

結思乡以农业为主。牧业的比重不大，全乡只有纯牧业戶五戶，但一般农民都兼营牧业。全乡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只有木匠一人，铁匠三人，银匠一人，其余的人家都从事农业。

1. 农 业

（1）土地状况：結思乡地处小金县的高半山。各寨都有烧山垦荒的习惯，一般种几年大烟待土地肥气耗尽后就丢掉，这种经营方式俗称“抢生”或“砍火地”，“砍火地”的数量约占耕地面积的10%以上。这实际上是刀耕火种的遗迹，对保护森林和防止水土流失非常不利。

据乡人委1958年4月的统计，全乡耕地在海拔2,400—2,500公尺地带的（河坝地）共336.66亩，占耕地面积的5.4%，在海拔2,500—3,000公尺地带的（半山地）共1,451.4亩，占耕地面积的23.31%，在海拔3,000—3,900公尺地带的（高山地）共4,437.44亩，

占耕地面积的71.29%。

半山地和高山地的土壤主要是黑油砂、冷沙地和黄泥地，比较肥沃，土层也比较厚，一般都在三、四尺左右。坡度一般在5度至30度之间，超过30度的耕地也有，但为数不多。河坝多系砂土，石块较多，不耐旱。

（2）农作物的种类及其分布情况：

结思乡的粮食作物以小麦、青稞为主，其次是洋芋、玉米、胡豆、豌豆、荞子、油麦等。解放前鸦片的种植面积约占全乡耕地面积的40%以上。经济作物有大麻（用来打草鞋）。解放前因用鸦片籽榨油，故少种油料作物，只是在不出粮食的坏地上种一些胡麻。胡麻籽可榨油，胡麻的纤维可织麻布（妇女用来缝裙子）。也有部分农民在火地内种油菜，解放后鸦片禁种后油菜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了。蔬菜有莲花白、小白菜、白萝卜、洋萝卜、红萝卜、大蒜、葱、圆根等。

据1958年的统计，各种作物种植的面积如下：麦类作物4,150.84亩（内小麦2,997.1亩，青稞1,153.74亩），占66.67%；胡豆、豌豆共800.32亩，占12.86%；洋芋471.76亩，占7.57%；玉米268.7亩，占4.32%；油料作物278.06亩（油菜264.82亩，胡麻13.24亩），占4.47%；其它255.82亩，占4.11%。

（3）单位面积产量：解放前生产技术落后，单位面积产量很低。据老农说，洋芋亩产最高不超过一千斤，一般的只有800斤左右，折合主粮200—250斤；小麦最高亩产160斤，中等亩产100—120斤，最低的亩产40—50斤；青稞产量比小麦略高，同等地改种青稞每亩可比小麦多收20斤，青稞的生长期比小麦短，半山收割青稞后可以复种一季荞子或圆根；胡豆好的亩产180—200斤，中等的140斤；豌豆亩产80—120斤；荞子亩产100斤左右。

据调查，木龙村七户藏民1949年的粮食收入情况：七户藏民共计43人，共收粮食7,740斤，平均每人有粮180斤（包括种子和饲料在内）。其中贫农慈巴阿蕊、时括尔甲两户，共七人，收获粮食1,200斤，每人平均171斤；下中农格罗斯曼、马提、格罗罗特、巴桑等四户，共29人，收获粮食4,740斤，每人平均163斤；上中农阿让一户，共有七人，收获粮食1,800斤，每人平均有粮257斤。这样少的粮食当然不够吃，农民缺粮的时候只好吃野菜，或向喇嘛寺、地主、富农借贷。有大烟的人家，把大烟拿到大金、丹巴等地去换粮食。

（4）生产工具：小金不产铁，解放前结思沟所使用的铁制农具以及制造农具所需的铁都仰给于灌县、崇宁等地。农具大部分由汉族铁匠制造，与汉区农具的式样差不多。

鐮：鐮有三种：滿鐮、敞鐮、鏟鏟鐮。滿鐮，底平，尾部不开口，故称滿鐮，用的人最多；敞鐮，其形状与滿鐮基本相同，只是鐮底尾部多一个半圆形的口，它的尾部象燕子尾巴一样是分叉的，故又名叉叉鐮，这种鐮可以节省一些生铁；鏟鏟鐮，六寸长，头部是平的，宽3.5寸，象一把鏟子，重约5斤左右（滿鐮、敞鐮均重约七、八斤），在结思乡才有少数人使用鏟鏟鐮，可能是结思乡的藏民受汉族影响小的关系，故至今仍使用较古老的农具。

犁头有两种：单牛犁地所使用的犁头的形状与川西平原的差不多，犁轅是弯的，用

天然的弯树干制成；二牛抬杠所使用的犁头，其犁轘是用直的木棒再加上一根垂直的犁柱构成。

锄头分为尖锄、挖锄、薅锄三种。尖锄的形状很象锐三角形。挖锄宽二寸，长七寸至一尺，厚五、六分。薅锄专门用来中耕除草，锄板薄，只有一两分厚，锄宽三寸左右。

镰刀有两种：新月形的，有齿，叫锯齿镰，用来收割庄稼；半圆形的，无齿，用来割草。两种镰刀都只有六、七两重。

槌枷：用两根木棒构成，一根长3.9尺（是柄），一根长3尺。

木槌长1.6尺，直径五、六寸，一端平，一端尖，中间接一木把，用来打土巴。

弯刀与斧头用来砍柴。

皮绳是用熟牛皮切成的，长两三丈，宽五、六分，一端拴有一个直径一寸的铁环。

（5）耕作技术：过去这里主要种大烟，对粮食作物一般不重视。

①犁地：一般用双牛，用一根木杠绑在两条牛的四只角上，然后在木杠上系一根绳子，再把犁头套在绳子上，这种两条牛拖一张犁头的耕地法叫做“二牛抬杠”。耕地时，一个小孩在前面牵牛，一个壮年人在后面掌犁。一架牛（两牛一人）一天能耕地六亩左右。土质疏松的地可犁五、六寸深，石头多的地方只能犁三、四寸深。

一般一年犁两次地，即秋耕春耕各一次。秋耕在农历八月收割后进行；春耕在播种前进行，犁后立即下种。

②播种：麦类和油料作物，荞子都是撒播。小麦、青稞、荞子每亩下种20斤左右。胡豆、豌豆、玉米是窝播。洋芋则随犁沟播种。

此地一年一熟，高山一般从春分开始播种，河坝从清明开始播种，播种的顺序是洋芋最先，其次是青稞、小麦，再其次是豌豆、胡豆，最后播种玉米。春播一般在谷雨后几天结束。荞子和圆根要到农历五月上旬才播种。

过去结思乡的农民有种冬麦的习惯，但冬麦的虫害很严重，从1938年以后一般不种冬麦了。

③轮种：结思乡的藏民有轮种的习惯，具体作法是四年一轮，即荞子——洋芋——青稞——小麦——豌豆、胡豆或荞子。高山的油菜地和河坝的玉米地一般不轮种。河坝玉米地里普遍间种黄豆、二季豆和白瓜，半山的玉米地不间种。解放前洋芋一般间种在鸦片或豌豆地里。

④积肥与施肥：藏民一般都在住房的最下一层关牲畜。夏季割些青杠枝叶，杉树枝叶和杂草等丢在牲畜圈里，让牲畜践踏，并与牲畜粪便搅在一起，这样就成了肥料。藏民忌用清粪（人粪）做肥料，但也有用干人粪做肥料的。男人不背人粪，认为背了会倒霉。

春耕前把肥料送到地里，犁地时将肥料翻入地内，然后撒种子。一般只施一次底肥，不施追肥。每亩施底肥约400斤。解放前绝大部分的肥料都用在鸦片地内，故粮食作物除青稞外，其他的几乎都是白籽下种。

⑤小麦、青稞、玉米、胡豆、豌豆一般只除一次草，小麦出穗时拔一次野燕麦，荞子和圆根一般不薅草。劳动力缺乏的人家，一次草也不薅。只有鸦片是例外，要薅三、

四次，花费的劳动力也多。

⑥收割：胡豆、豌豆、荞子、小麦、青稞割下来后连秆一起背回来。胡豆、豌豆、荞子晒干后马上就打场，小麦和青稞先挂在晾架上晾干后才打场。打场的地点设在房顶上。打场的工具是槌枷，一人一天能脱粒百斤左右。此地没有风车，而是用自然风力扬粮食。

（6）水利与水土保持：解放前这里没有水利设施，也没有灌溉的习惯。遇到天旱就背起经书求雨，或者抬狗游行，认为笑了狗就会下雨，或者到高山上的海子去打枪，认为打了枪就会下雨。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对森林也不加保护，耕地的坡度又大，尤其“种火地”对水土保持非常不利。

（7）自然灾害：病虫害有：黑穗病、锈病、洋芋晚疫病，胡豆的疮痂病，红蜘蛛、蚜虫、老母虫、蝗虫（金针虫），等等。遇到病虫害群众就请喇嘛念经，祈求菩萨保佑，或者烧柏树枝烟来送鬼。天灾有：冰雹、霜等，下冰雹时藏民就要放枪，认为放枪就能制止冰雹。兽害和鸟害有：野猪、老熊、乌鸦、野鸡、麻雀、松鼠、田鼠等，防大兽的办法是庄稼成熟时搭棚子看守，或晚上起来吹几次牛角，吓走野兽。对雀鸟，有的藏民在田里牵起白色的羊毛绳子，使雀鸟不敢落下来，但效果很小。

按季节说来，农历的三月与七月多旱灾，六、七月多水灾和虫灾，六月至八月多冰雹，九月有霜灾，九月至十月高山降雪成灾。按地区说来，河坝与半山多旱灾和山洪，高山多涝灾和兽害。

（8）生产中的互助习惯：结思乡由于地多人少，劳动力缺乏，土地分散，高山与河坝，阴山与阳山的播种季节和收获季节都不相同，因而藏民采取换工互助的办法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一般以自然村寨为单位，集体行动，给每家作一天活，并按一定顺序周而复始。换工时帮那家吃那家，一工抵一工，不管大人或小孩都算一个工。少做工的人家需要找补工资，每工一升粮食（四斤）。换工的范围包括做庄稼、砍柴、修房子，等等。

（9）劳动分工：男子的劳动：犁地、砍柴、打草鞋、揉皮子、砌墙，给守备、头人当差，支乌拉，也有少数的人打猎、挖药、驮足。解放前成年男子除个别外都抽大烟，因而从事劳动的时间少于妇女。

妇女除了犁地以外，其他的农活都要干，另外还要煮饭、喂猪、织毯子、缝衣服、洗衣服、带孩子，等等。此外结思乡的妇女还要给守备无偿耕种“庄子地”。

2. 副业

别思满沟盛产药材，主要的品种有羌活、虫草、贝母、木香、雪莲花、秦艽、独活、大黄等。过去家家户户都利用农闲的时间挖药，而以采集羌活、虫草、贝母、木香为主。1920年以后，因药材没有销路，就少有人挖了。守备规定牧民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虫草、贝母、羌活。守备又规定，不管谁挖药，每天都要交三两贝母的山价（商人交鸦片）。

解放前打猎的人很少，因为守备不准百姓杀生，只有很少的人偶而猎取一些麝香和狐皮。副业在经济生活中占的比例很小。

3.手工业

结思乡的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一般都是农民兼营手工业，而且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的来源。现在结思乡 1,016 个藏民中，只有木匠一人，铁匠三人，银匠一人，砌石匠十余人。

砌石匠主要是砌墙。藏民的房屋全是用乱石砌成，这是一项十分出色的手工艺，乱石砌成的墙非常坚固、耐久，而且整齐美观。他们的工具只有一个铁锤和一个踏泥板。

铁匠能制造一般的农具。

木匠能建造房屋，制造家具（如小木桌、木桶等）。少数藏民会刨板子，做些粗糙的木匠活（犁头、修理门窗）。

银匠能做一般的首饰。

家庭手工业方面主要是纺织，妇女用牛、羊毛，胡麻纤维吊成线。吊线的工具叫“羊毛杆杆”，是一根一两分粗的细木棍，下端穿一个圆木沱沱，用手一搓它就转动，在线头上放一把羊毛，慢慢抽细就成线了。最后用搓成的线织成布（毛织的叫做毡子）。织布时经线的一端拴在柱子上，另一端拴在自己的腰部，中间有两块象梳子一样的“提线”，各穿过一半经线，提起来，放下去，经线就上下交叉移动。纬线没有梭子，仅仅缠在一根木棒上。编织时把纬线由左边放到右边，提动“提线”使上下经线交换位置，再拿一块薄木板插在中间敲几下，敲紧后再把纬线由右边放到左边，……象这样周而复始，布就织成了。一个妇女一天只能织三尺（一尺五寸宽），麻线可以织五尺。妇女还能用五色丝线或棉线织成花带子，带子上有各种图案：方形、三角形、菱形、卍等。

男子会打草鞋，揉皮子等。揉皮子的过程：生牛皮、羊皮先用水泡软，把毛刮掉，然后涂上酥油用力揉，揉成柔软而又坚韧的熟皮。藏民用熟皮做靴子、口袋、皮绳等。藏民还会用玉米、青稞做酒。

解放前结思乡还有一些汉族的工匠，如木匠、铁匠、石匠、裁缝、补锅匠、阉猪匠等，当地一般生产和生活上的必需品都依靠他们制造。

4.牧业

结思乡的牲畜种类有：牦牛、犏牛、黄牛、骡、马、山羊、绵羊、猪等。纯牧户主要饲养牦牛，另外也饲养少数的犏牛、黄牛、骡、马、猪等。

结思乡有纯牧户五户，共19人，占总户数的2%，占人口的1.87%；半农半牧户4户，6人。解放前共有各种牛234头（其中牧民自有113头，代牧121头），现在共有各种牛804头（内牧民自有478头，比解放前增加323%；代牧牛326头，比解放前增加169.42%），比解放前增加243.59%。

牧场分布在半山坡上，牧场属于守备所有，每户牧民每年要缴纳10斤酥油，3斤贝母，4,000根虫草作为“草钱”，另外还要替守备喂一头“长生牛”（守备给八两大烟作为买一头母牛的本钱，这头牛永远不老也不死，牧民每年给守备上酥油40斤）。

解放前各寨的草场都划有一定的范围，王家寨、二宝寨的草场窄，不够用，而邻近的双柏寨的草场很宽，但不能去放牧。

牧场，当地汉语叫做“牛厂”，牧民被称为“牛厂娃”，尊称“牛头”。每家牧民少的放牧四五十头牦牛，多的二百头左右。五户纯牧民中有三户是下等牧民，二户是中等牧民，没有富裕牧民与牧主。牧民自己的牛很少，一般都是为附近的牧民代牧犏母牛，每头牛每年付工资五升粮食。如果代牧牦牛，不论有牦牛多少，每年由主人给每户牧民口粮580斤（7斛1升）。至于奶牛，每头交酥油40斤（牧民给主人40斤酥油），牛毛全归主人。

牧场一般分为冬季牧场与夏季牧场。冬季牧场的地势低，向阳背风。一年之中随着气候的变化，要搬迁牧场3—6次。一般的规律是夏天在高山放牧，冬天在地势低而又向阳的地方放牧。

早上把牲畜放出去，晚上赶在一起，有的牧场设有四周砌有矮墙的院子，晚上用来关牲畜。每天挤奶一次，有的挤两次。

牦牛常年在牧场放牧，犏牛除春、秋犁地的时间外，也放在牧场放牧。黄牛多半养在农民家里，羊则长期养在农家，由农民自己放牧。牲畜全靠自己啃食天然的野草，牧民不贮备冬草，也不种植牧草。对耕牛有时喂些盐巴，但因解放前盐巴贵，所以不经常喂。

牲畜的繁殖是听其自由交配，自然繁殖。牦牛配牦牛产牦牛，牦牛与黄牛杂交产犏牛（犏公牛是耕畜，犏母牛是主要的奶畜），犏母牛所生的小牛叫“格兜牛”（或名“二裔子”），藏民认为“格兜牛”无用，一般都是在它生下来后就把它杀死。

解放前每年牲畜的繁殖率为10%，而成活率只有50%（生一百活五十）。牲畜的疾病以牛瘟（肝肿胀症，烂肠症）和口蹄疫最严重，其次是出败症、炭疽、胸膜炎。羊主要有疥癣、肺炎。猪有猪瘟。牲畜发病后，藏民只有一些简单的办法，如喂盐、喂大酛水，等等。有的牧民用病死的牛煮成的汤喂病牛，据说这是以毒攻毒。牧民往往对瘟疫没有积极防御的办法，有时一个牧场的牲畜都死光了。

兽害有：豹、狼。

牧业的生产工具有：挤奶桶、毛剪、酥油桶、牛毛绳。畜产品有酥油、牛毛、奶渣、羊毛、皮革等。

5. 商 业

结思乡解放前没有藏族的商人；这里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每年到了鸦片收获的季节、有少数来自甘肃的回商和来自川西的汉商，他们把棉布、酒、盐、针线等商品运到结思沟来换鸦片。

这时鸦片成了主要的流通手段，例如买一斤盐需要付出鸦片三钱，一匹洋布十五两鸦片，另外也有使用银元和伪法币的。

(二) 生 产 关 系

1. 等 级 的 划 分

结思乡解放前的等级可以分为：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头人、百姓、科巴、半边黑头、黑头。

解放前有守备一人，千总一人，把总一人，外委三人（1935年以后没有外委），头人五人。

守备 古仕忠（即古丹池，藏名打来时丹真）

千总 光木久杨没尔甲

把总 打斯多

外委 阿都，牟万春，牟头人（误不里勒尔惹）

头人 结思村：王希成（卜尔马）

向花村：误不里

木龙村：则姆（杨鼎丞）

大巴村：日低（杨鼎富）

双柏村：杀干哈姆

守备：始设于清朝乾隆时期，他的后代可以世袭守备之职，但必须得到清朝和国民党的许可。在清朝的时候守备每年可向清政府领饷银24两。守备本是清朝的武职，他是全屯最高的统治者，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总揽全屯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大权。百姓遇见守备时要脱帽、下跪、解辮、伸舌，以表示对守备的尊敬。守备外出时有人替他吼道，上马时有人给他作踏蹬。守备对百姓有生、杀、予、夺之权，谁违反了他的意志就要被处死。

千总：也是清朝所设的武职，管理全屯的屯兵，每年有饷银15两（一说十两），也是子孙世袭。千总在屯内的地位仅次于守备，可以受守备的委托，代表守备处理屯中的事务，可以设衙门，并有刑具。但是，后来因为守备（特别是古丹池时代）集中了一切大权，因而削弱了千总的权势，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千总实际上是头人。

把总和外委：都是前清的武职，前者领饷银九两（一说八两），后者领饷银六两（一说四两），他们的地位次于守备和千总。

头人：每寨一人。实际上千总、把总、外委都是头人，例如长河坝的木头人原来就是外委，王家寨的王头人的祖辈也是外委。头人在守备允许的条件下可以世袭。头人按日轮流去守备衙门值班，秉承守备的意旨处理屯内的事务（包括解决纠纷等）。他们在当班的时候自带口粮（守备有时请他们吃饭），但他们不给守备上租。

除此以外，在守备的衙门内还设有管家、通司、夷字房、传号、差人等，寨子还有寨首。

在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头人奴役之下的人可以分为：百姓、科巴、半边黑头、黑头四个等级，兹分述如下：

百姓：约占全屯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是基本的生产者。百姓对守备有上粮、交

租、当差、服兵役的义务，遇见守备（包括守备的家属）、千总、把总、外委、头人都要下跪（见头人时跪一只脚，见守备时跪双脚）。守备禁止百姓与汉人接近，禁止百姓说汉话、用汉名、读汉书、包丝帕、剪发辮、穿长衫、穿鞋袜、使用桌凳等，违者，轻则被打骂、关监，重则处死或贬为黑头。例如木龙村的卡士森多尔基说了汉话，被守备打了屁股，双柏村的一个百姓因用汉名而被打屁股和罚款。但是，守备家的人都有汉名，另外还请了专门的汉文教师，教守备的子女学汉文，还有子弟在成都上学。

科巴：据不完全统计结思乡共有科巴13户，他们是守备的佃户，其社会地位低于百姓。他们要向守备上地粮，上租，上千蘑菇（七斤），侍候守备，另外还要支差。百姓也看不起科巴，他们说科巴是“扫把”，根根（血统）不好，科巴所受的剥削比百姓重。

半边黑头：百姓当差时，守备认为他没有好好的当差，就把他贬为半边黑头。半边黑头每月用半个月的时间在守备家里服黑头的苦役，其余半个月的时间在家中干自己的活路，他的家庭成员原来是百姓的仍然是百姓，但所生子女都要给守备当黑头。

黑头：一般叫做家人，其实就是奴隶。他们终身在守备家里服各种苦役：砍柴、放羊、做饭、背水、措柴、扫地。根据不完全统计，守备古仕忠家最近一、二十年就就有黑头(家人)57人。千总有黑头(家人)三人，其他头人、管家、通司都有数量不等的黑头。黑头的社会地位最低，他们没有私有财产。守备每天发给每个黑头一批荞子（1斤4两）做口粮，而黑头的孩子没有口粮，只好吃父母的口粮。八角屯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人，有的被杀头，有的被贬为黑头或科巴。黑头可以用来赠送、陪嫁，也可以出卖。古仕忠曾把黑头才良玛玛送给大金河东屯的胥千总；古仕仁曾把一个黑头卖给任通司，得价银40两银子。管家汉姆嫁女时，把黑头真木尔真作为陪嫁的彩礼。

百姓、科巴、半边黑头、黑头都没有人身自由，不能迁徙。如果有人逃跑，他的亲属要被罚款或者被罚为家人（黑头），若本人被抓回来的话，要遭到极端残酷的惩罚，甚至处死。大咱沟有一户人家因逃跑被抓回来后贬为黑头，卡来才良也因逃跑被抓回来后处以枪毙。被统治阶级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有一个冬天，小黑头八松被古龙驤打了一顿，脱光衣服在雪地里罚站，冻了一阵后又用火烤，反复几次，八松全身红肿了，古龙驤再把子弹的弹头取出，装上针，然后用这种子弹射击八松，没有击毙，又把八松从木龙村猫兒山青杠坡推下岩去，没有摔死，又把八松拉上去再揪下来，最后把八松摔死了。这真是惨绝人寰的罪恶行为。

2. 土地占有情况

别思满屯的土地属于守备所有，他可以把上等地作为自己的庄园地，也可以把土地出租，或者把土地送给喇嘛寺。百姓所耕种的土地是从守备那里租来的，但守备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回来。百姓对于佃耕的土地，在守备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典当给他人，但不能买卖或转让。百姓被贬为家人后，他的土地被守备收回，其他的财产亦全部被没收。

本来在清朝乾隆设屯的时候规定，各屯的土地属于清朝廷所有，守备只不过代表清政府加以管理而已。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屯内土地的使用是，守备120亩，千总90亩，把总60亩，外委45亩，百姓（屯兵）30亩，他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百姓的30亩

地是清朝分给的，叫做当差地，守备不能动百姓的土地，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清朝廷，而土地的使用权也是清朝廷给的。

原来清政府规定屯兵向清政府支差，但后来守备改成向自己当差，本来属于清朝廷的土地（实际上是个虚名），成为守备的土地了。百姓在承担劳役、上粮、上租、服兵役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一股土地（30亩）的使用权。由于守备不断霸占百姓的土地，守备的庄园地（原来是120亩）也增多了。

喇嘛寺的土地是百姓用上功德的形式送给喇嘛寺的。另外寨子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公地，公地上的收入作为公共炊烟烟的开支。

兹将当差地、租子地、科巴地、庄园地分别叙述如下：

当差地：屯兵的份地本来叫做当差地，开始设屯时每户屯兵30亩，所有权属于清政府，屯兵为清政府当差。但实际上当差地是属于守备所有，屯兵向守备当差，而且由于守备的霸占，每家屯兵（百姓）没有30亩地了。开始设屯时屯兵不交租只是当差，后来守备规定，部分屯兵向他交租。据了解：

双柏村不交租的有20户，交租的有4户。

木龙村23户都要交租。

结思村不交租的有15户，交租的有20户。

大巴村不交租的有24户，交租的有12户。

向花村不交租的有23户，交租的有14户。

租子地：多数是汉族人民佃耕的土地。他们交办地银后从守备手中租来的，他们一般不给守备当差，但要向守备交租。这些佃户遇见守备也不下跪，有时守备叫他们送信，他们也得上。办地银一般是几十两银子或百多两银子不等。这种地很象成都一带一些地主出租的地，就其土地来源的性质来看，又似庄园地的一部分变成的。租子地由固定的汉族耕种，而庄园地则由百姓无偿耕种。

科巴地：是守备佃户耕种的地。这种地的来源是守备吃绝业、没收、抽回的土地变成的。科巴地与当差地的区别不太大，因而有些老乡认为百姓与科巴，当差地与科巴地，都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种当差地的人最初并不给守备上租。而科巴地一开始就要上租，另外还要为守备服种种家务劳役，所以科巴地的负担比当差地还重。正如有的人说，即使是科巴家里死了人，也要先为守备服了劳役再说。

庄园地：这是守备的庄园地。这些土地最初是设屯时守备领得的120亩地的一部分，另外还要加上吃绝业、没收、抽回的土地。结思乡有四个庄园，约有土地350多斛（木坡乡的还要多得多）。庄园地上的全部收获都归守备所得，而耕种这些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完全由百姓无偿负担，并且还要先把守备的庄园地耕种完毕后才能种自己的地，百姓耕种庄园地时还要自带口粮、农具、肥料。

头人的土地也由百姓无偿耕种，与守备的庄园地颇相类似。

3. 剥 削 关 系

差役：每户百姓，每年要有一个主要劳动力的80%以上的时间为守备当差，差役多的时候，一个主要劳动力的全部时间投入还不够，妇女、小孩都得一起去当差或耕种庄

园地。例如，结思乡结思村村长杨金玉的父亲岩亦堪蓬当差去了，杨金玉还要为守备送信。当差的人所需的口粮，甚至草鞋都由自己负责。

差役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无偿耕种土地，背烏拉、砍柴、背粪、推磨、送信、修房造屋、做木工、做土工，等等。男子死了，妇女还得顶替男子的那一分差役，即使自己不能去，也得出钱请人代替。百姓自己的地只有利用早晚的空时间来耕种，如果稍有不守备的意就要挨打、受骂、关监、罚款，重则罚为黑头，甚至处死。

古龙兴在成都读书，木坡五寨中登青沟上寨的哥尔立在成都服侍他，因为当差是自带伙食，又不能生产，哥尔立第一年就把耕牛卖掉了；第二年又派他去，他没办法，只好逃到马尔康去做生意谋生；后来他回到木坡街上，被古茂宣派人杀死于木坡河。

结思乡向花村村长花保送古龙兴去成都读书，当了一年的差，结果把家产全部卖光了。

大巴村的莫春华为古龙韬当差，古罚他跪着，头上顶一碗开水，古用香烟烧莫春华的脸，另外还要莫春华吃糍水泡过的馍馍。

结巴何尔本为古龙光当差，被古打断了手，古还不许他对人说，只能对人说是从楼上跌下来摔坏的。

上地粮：清政府规定守备、千总不上地粮，而每户百姓要上地粮二斗一升零八勺五抄，由守备代收转交当时的懋功厅。国民党统治时期地粮增加为三斗，由百姓直接送到新街交给伪县府。这是对清政府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的负担。

上租子：百姓要给守备上租子，租子的数额没有一定，随守备的意志而增减，如杨光荣种三斛种的地，要上四斛半粮食的租。有时守备把百姓的地抽回一部分作为庄园地，或者是用来种鸦片，但守备仍按原额收租子。头人、管家不向守备上租子。

打赚：守备以及与守备有关的地主、反动官吏、头人等，送一点针线、布、盐、香烟给百姓（不收不行），而他们反回来就要百姓送他们几十倍的钱或鸦片。例如送一包香烟就要收回四两大烟（鸦片）。

罚款：守备可以任意向百姓罚款、大烟、粮、柴（青杠柴）等，至于罚款多少则由守备决定。例如，结思村的索卡尔甲送信，守备认为不如他的意，就罚了半斛粮食的酒，又有一次因穿衣服不合守备的规矩，被罚了几十背柴。

烟款和枪款：没有一定的时间和数目，守备派多少就是多少，想一年派几次就派几次，动辄一寨就是数十两甚至百两大烟。例如，古龙光在大咱沟一次就收烟款三百两大烟。

上税：挖药、改板子、烧炭的都要向守备上税，挖贝母上三两，挖羌活的交15斤羌活。改板子、烧炭的也要上税。

送礼：守备经常要群众送礼，年节要送香猪腿，一年要送40背柴（青杠柴）。群众买到了好牲口也要送给守备。碗豆、胡豆成熟了，要送给守备尝新，每户至少送五、六批。平时又要向守备送酒、蛋、油等。每逢守备的生日，百姓也要送礼。百姓之间有了纠纷，找守备说口嘴，也要向守备送礼。要是一次不送礼，守备就会借故加倍向不送礼的人派款。

高利贷：放债的人主要是守备、千总、头人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用来放债的物资

主要有大烟、粮食等。一般是借一两大烟，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要还3至5两。借一斗粮食，还1.5斛至4斛不等，年利率有的高达500%。百姓向守备借帐，要请头人、寨首作保。

雇工剥削：守备、头人雇工的不多，因为他们可以任意向百姓派差，他们的一切劳动都由百姓无偿负担。有的地主雇长工根本不给工资，有的雇长工一年，分4至6斗种的土地给长工耕种，有的一年给30两大烟，又有一年给4.5斛粮食的。短工每天两斤粮食，或者另外给其他的東西。在这里帮工的人主要是汉人，藏民很少。

另外，守备利用他的统治地位，随意抢走百姓的财物，例如南卡尔甲的一头牦公牛就被守备抢去了。

喇嘛寺的剥削：别思沟喇嘛寺有61斛8批麦种地，每年收租60余斛，另有牛厂两处，有牛150头，银元200个，酥油100斤，放债粮食200多斛，古家还借了三百多斛。

喇嘛为群众唸经，大喇嘛每次收粮二斗(32斤)，一般喇嘛收粮十多斤。百姓家死了人要请喇嘛唸经开路，扯卦，每次收粮两斛(160斤)。一年之内唸四次大经，每次唸经，凡新近死了人的人家要上公德12斛粮食。每唸一次大经，寺院就可收入4、50斛粮食。群众请喇嘛唸经开路，大喇嘛每天得5、6批粮食(伙食由群众负担)，二喇嘛3、4批，一般喇嘛2批。另外，每年每户百姓要为喇嘛寺砍一次柴，唸大经的时候各寨轮流去喇嘛寺当差。喇嘛寺修建时也要向百姓派差和派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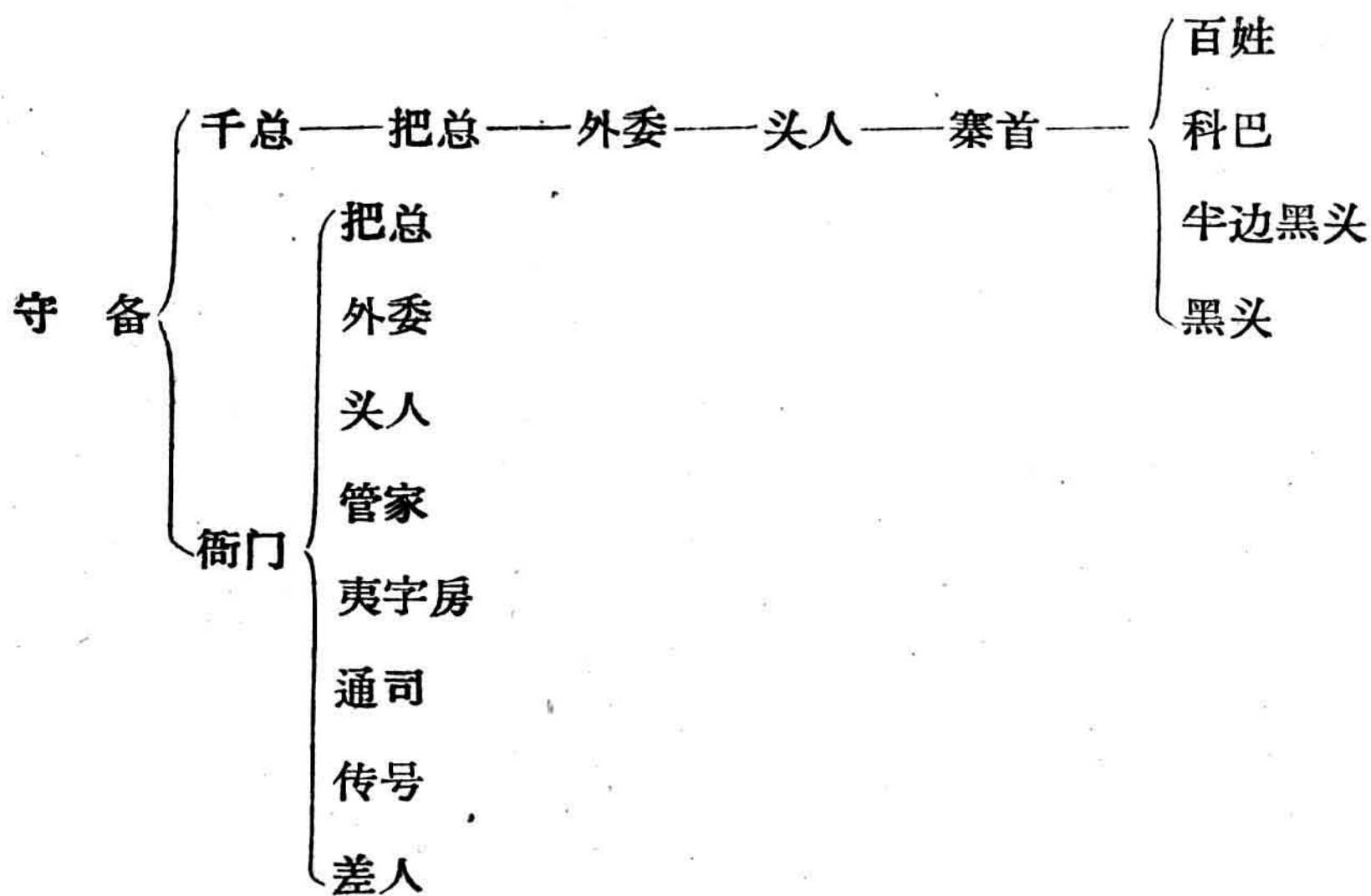
喇嘛寺和喇嘛个人还对百姓进行高利贷剥削，据1952年的调查，别思沟喇嘛寺的喇嘛放的高利贷就有：小麦1,480斤，青稞856斤，玉米160斤，碗豆1,985斤，荞子864斤，胡豆40斤，胡麻112斤，人民币2元，银元5元，酥油10斤，牛皮6张，香茶半斤，共折人民币316.49元。

4. 反抗斗争：群众用消极怠工，逃亡，武装斗争等方式来反抗守备的统治与剥削。结思村的程策汗姆和哈卡都曾逃出别思满屯的范围。木坡五寨的百姓因反抗差役而逃亡了14户。王家寨大地主的土质是相当好的，但过去由于派百姓无偿耕种，百姓就消极怠工，所以当时的产量只相当于今天(合作社)的四分之一。1917年八角屯的农民起义时，木坡的群众也积极的参加这次斗争。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小金时，帮助小金的藏汉人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废除了屯垦制度，实行了土地改革，当地的群众积极支援红军，并踊跃地参加红军。昭牛村的克巴曾支援红军的口粮，木坡喇嘛寺卖粮食给红军，招待红军住宿。红军又为群众医病，帮助群众生产，并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三) 政治制度

别思满屯的组织系统如下：



守备、千总、把总、外委本来是清朝的武职，头人和寨首是原来土司制度下的产物，管家、夷字房、传号等为守备管理家务，文书，传达命令等。百姓、科巴、半边黑头、黑头则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受以守备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在清代本是非世袭的军职，但年代一久，就变成世袭的军民皆管的统治者了。头人是守备指派的。寨首名义上可以三年一换，但实际上仍由守备指派，他们都是守备的爪牙。

屯的基层单位是寨，每寨有百姓十多户以至三十多户。寨有寨首，管理全寨的各种事务，执行守备的命令。大寨首（总寨首）可以代表守备坐堂问案，由夷字房记录，也可以当场用刑。

屯，原来是军事组织。别思满屯的守备原有屯兵50名，预备兵100名，全屯有明火枪340支。但后来成年的男性百姓都成了兵，有事则自带枪弹、口粮去服兵役。1935年以前，除熊克武送了极少数的枪支以外，没有新式的武器。1935年邓锡侯为了勾结古仕忠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给古仕忠十多支步枪。以后守备又强迫百姓购买武器，于是守备的武器增多了，每年在二马沟检阅、演习一次。解放后从守备那里清出来的武器有：步枪三百多支，手枪十多支，机枪十多挺，手榴弹5、6箱，步枪子弹30多箱。另外守备还有108名“猫猫兵”（戴豹皮帽子），以监视百姓。

守备掌握全屯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大权，对百姓有生、杀、予、夺之权，守备的意志就是法律。如果百姓反抗守备，就会遭到守备的处罚：罚粮、罚款、罚柴，打屁股、坐牢、贬为半边黑头或黑头，处死，等等。守备的衙门里设有监狱，并备有枷锁、镣铐等刑具。

千总、把总、外委都是清朝设置的武职，他们都是守备统治人民的帮凶。千总可受守备之托，代表守备处理屯中的事务，可以设立衙门，并备有各种刑具。

守备的衙门里还设有管家、通司、夷字房、传号、差人等职务，他们都是守备统治

人民的爪牙。

管家：共有管家18人，其中大管家4人（登春沟衙门、木龙衙门各2人），小管家14人（木坡六人、结思布八人）。每月三人轮流去守备衙门当差，替守备收租、收柴、收礼品，打赚、管理黑头、修建房屋、管理守备的庄园地，等等。管家不向守备上租。

夷字房五人（结思乡三人，登春沟二人），按月轮流二人，去守备衙门当记录，写信、写公文、算帐，等等。他们在衙门服役时自带口粮。

传号五人（登春沟二人，结思乡三人）按月轮流二人，自带伙食去守备衙门服役，他们的任务是在百姓与守备之间传话，因为百姓不能直接与守备谈话，必须由他们上下转达。

通司（登春沟二人，结思乡二人）的任务主要是从事藏汉语的翻译，有关藏汉之间的交涉，也由通司去作。

差人（大巴、向花，结思各一人），他们的任务是捕捉“犯人”，用刑、看守“犯人”，等等。

（四）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一、宗教信仰

别思沟有喇嘛寺一座，下辖三个小庙：五家寨观音庙，向花村转经楼，木龙寨春尔冬庙子，均系黄教。

在乾隆金川事件以前，这里的居民信奉黑教，黑教喇嘛与小金土司联合反抗清兵，乾隆平定金川后将全部喇嘛解散，大喇嘛被杀，并命令当地的居民改奉黄教。

别思满屯的第一代守备阿忠保本来是杂谷脑的头人，因带兵打金川有功，被封为别思满屯的守备。当时又在木坡建立了一座喇嘛寺，属大金广法寺管辖。后来到了第三代守备的时候（约1818年）在别思沟修建了喇嘛寺（结斯喇嘛寺），并由广法寺管辖。1912年以后，广法寺无力统率，守备古仕忠便掌握了结斯喇嘛寺的大权。

解放的时候，结斯喇嘛寺有喇嘛、和尚63人。占有土地61斛8批（244.64亩），每年收租36斛6批（2,890斤）。另有两个牧场，有牛143头。用来放帐的粮食有200多斛（每斛80斤），年利率30%。

结斯喇嘛寺有活佛一人，由转世继承，现已死掉。另有大喇嘛、二喇嘛、三喇嘛各一人，从额席中选举产生，三年一换。活佛的威信虽高，但无实权，由大喇嘛掌握全寺的大权，二喇嘛管理唸经等宗教活动，三喇嘛管理全寺的事务。另有管家若干人，由大喇嘛指定喇嘛、和尚轮流担任，管家分为银钱管家和粮食管家，银钱管家经管群众上的功德以及高利贷等事宜，粮食管家经管收租和贷粮。

解放前这里没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喇嘛不能操纵政治，群众说：“喇嘛与妇女说的话不算数，喇嘛是出家人，不能当事（掌握政权）”。1922年古仕忠自己兼任结斯喇嘛寺的大喇嘛，一直到1952年他死时为止。

藏民一般每户只留一个男孩在家继承产业，其余的男孩除少数入赘外，而多数的都